

周梅森 著

拾



ZHOU MEI SEN WEN JI

周梅森文集·沉红

周
氏

沈
紅

集
錄

周氏文庫 · 沈紅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红/周梅森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3
(周梅森文集;10)
ISBN 7-5354-1607-1

I. 沉… II. 周…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202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6.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7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07-1/I·1261

定价:19.8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自序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迄今为止创作生涯中的几乎全部重要中长篇小说作品。从早期的《沉沦的土地》、《黑坟》，到近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计十部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作品涉猎的有历史，也有现实，题材、内容和人物都十分庞杂，积在一起集中看完，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回顾总结一下，看来是很必要的。

我是凭藉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步入当代文坛的，所以，在出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倾心于历史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诡秘传奇历史的揭示。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相继写下了反映旧中国煤矿历史和灾难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内幕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抗战生活和战争的《军歌》、《国殇》、《大捷》、《沦陷》；反映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股票投机、轿行火并等内容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这些作品发表、出版之后，都曾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关注，获了不少奖，改成了不少电影、电视剧。

然而，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

的。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涉猎到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崛起与沉沦，等等。《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刚一问世，中央电视台即将其列入重点片，分别拍摄成二十八集和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作品几乎是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轨迹写下来的，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二十年前最初拿起笔时，我决没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种模样，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集里收入的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许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和没有多少收存价值的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仅做存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遮丑，更是为了这套文集能够更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单数的每一个“我”和作为复数的每一类“我们”都将消失，也许，我今天选编出的这套文集也将消失。然而，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作家，我以自己的人格良心参与了，而且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最后，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是不计功利的出版家，为文学的积累和创作默默耕耘着。如果没有他们极具气魄的玉成，这套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 1997年10月4日

目 录

自序	作者 1
孽海	1
家仇	110
沉红	206
心狱	347
沉沦的土地	445
编后	521
作品存目	522

孽 海

下了摩斯大街，拐进赫德路，市面的繁华和喧嚣便隐去了。嵯峨的楼厦不见了踪影，撞入眼帘的尽是花园洋房和西式公寓，有阵阵花香在空气中飘逸。车夫脚下原本尘土飞扬的土敏土路也变得湿润起来，夕阳的柔光将路面映得亮闪闪的。路上是幽静的，偶有三两小贩的叫卖声，再无让人心烦的市声聒噪。只是洋车却明显少了起来，一路过去没见到几辆，朱明安便觉得自己坐在洋车上很扎眼。在白克路口，一辆黑颜色的奥斯汀迎面驰来，像似要和朱明安的洋车迎头撞上去，车夫扭住车把去躲，差点儿把朱明安扶在身旁的猪皮箱甩到地下。汽车呼啸过去之后，车夫颇感歉意，不安地回首向朱明安赔笑，朱明安却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把猪皮箱抱得更牢些也就算了。

过了老巡捕房，便看到了郑公馆乳黄色的大门，和门内的

那幢小巧精致的洋楼。洋楼也是乳黄色的，看上去仍很新，就像刚出炉的大蛋糕，正在夕阳下散发着可人口腹的香气。身着淡雅旗袍的小姨于婉真和刘妈在门旁立着，向洋车上的朱明安微笑。朱明安这才快乐起来，未待车停稳，便扔下手中的箱子，跳下车，连声喊着“小姨”向门口奔去。

站在门口的于婉真先还愣着，后来也禁不住笑着叫着，迎了上来，在离大门几步远的地方，迎到了朱明安，一把拉住了朱明安的手。

于婉真以一副长辈的口吻说：“你这孩子，终算是回来了。昨日下午，我和刘妈已去码头接了一次，‘大和丸’偏就误期了，今日接到你从码头上打来的电话，再想去接却来不及了，你怪我没有？”

朱明安道：“不怪的，熟门熟路，行李又托运了，本来就用不着接。”

于婉真纤细的手指向朱明安额头上一戳，嗔道：“哼，只怕在码头上已骂我千百遍了吧？！”

朱明安嘿嘿地笑着说：“我想小姨都想不过来，哪还会骂你呀……”

于婉真未施粉黛，身上却香气袭人——是巴黎香水的味道，朱明安一闻就知道。闻着于婉真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和于婉真相伴着走进公馆大门，看着院子里熟悉的景状，朱明安就觉得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甚或以为自己从未离开过这里。

目光所及处都无甚变化。院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和种在小花园里的玫瑰，依如昔日，绿的绿着，红的红着。就连玫瑰的品种都没变，仍是英吉利的红玫瑰，只是已入了秋，红艳的花朵大都败了。朱明安记得，出洋前，自己常把园中的红玫瑰连叶折下来，献给小姨，给小姨带来温馨，也给小姨带来

惊恐。又记起十四岁刚到公馆来那年，躲在冬青树丛后面，偷看小姨洗澡的旧事，竟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

在东瀛留学四年，远隔千里万里，朱明安心里总装着小姨和这座租界里的小楼，做梦都想回来，真像入了魔一样。

招呼着刘妈和车夫把行李收拾好，又简单地洗漱了一下，朱明安才到客厅里去和于婉真说话。于婉真要朱明安过两天先回乡下老家看看自己母亲，又说要在“大东亚”给朱明安摆酒接风，已约请了不少朋友，也要朱明安请些朋友来。朱明安却心猿意马了，只点头，并不多说什么，且老盯着于婉真看，看得于婉真都低了头，仍是看。后来竟痴痴地走了过来，半跪在于婉真面前，毫无顾忌地扶着于婉真圆润的肩头，仔细打量起于婉真来。

于婉真将朱明安推开了，说：“别胡闹！”

朱明安却不管，又撩着于婉真额前的鬓发，偏着头看于婉真。

于婉真笑道：“有啥好看的？小姨早老了。”

朱明安说：“小姨不老，像似比四年前还俊哩！”

于婉真手指向朱明安挺拔的鼻梁上一按：“你呀，又骗我！”

朱明安说：“我不骗你，这是心里话。”

说这话时，朱明安就感慨：一晃四年过去了，世事变化那么大，多少人老了，死了，只有小姨仍是老样子，就仿佛青春被装进了岁月的保险箱里，从二十岁后岁数再没增长过。

在朱明安眼里，小姨于婉真永远二十岁。二十岁之前的小姨是什么样子已记不清了，那时他尚小，还不懂得如何鉴赏女人；二十岁之后的小姨是不存在的——他不相信小姨会老。

于婉真也在垂首打量朱明安，打量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说：“你呀，你真不该回来！你一回来，我的心又乱了。”

朱明安道：“现在不怕了，郑督军死了，没人再管着你了！”

于婉真脸一红：“别胡说，我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姨！你站起来。”

朱明安不起，反而将脸紧紧贴在于婉真的膝头摩蹭起来。于婉真的膝头很凉，膝头上绷着旗袍的绸缎，又很滑，脸贴上去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朱明安觉得，这感觉实在是美好的，有点像梦境。

于婉真没办法，只得任由朱明安这般亲昵地俯在她膝上，渐渐地心中也生出了融融暖意来。后来，朱明安的手公然摸到了她的胸脯上，她才骤然一惊，蓦地立起了，讷讷地对朱明安道：“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你可别再做坏孩子了……”

大约是怕朱明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于婉真便不住地使唤刘妈，要刘妈拿这拿那。刘妈老是进进出出，朱明安才老实了，很有样子地坐在沙发上，先漫无边际地谈讲了些在日本留学的事，后又问于婉真：“郑督军原倒活得好好的，咋说死就死了？”

于婉真叹了口气：“我在信上不是和你说了么？老东西是被气死的！手下一个姓刘的师长叛了他，还煽动绅商各界搞了个驱郑运动，那日在省城督军府正开着会，老东西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人死起来也真是容易。”

朱明安说：“郑督军也早该死了，他不死，别人就活不好。”

于婉真道：“可老东西总算对我不错，我不愿住省城，就为我在这租界置了公馆，生前也没亏待过我。”

朱明安说：“他对我却不好，硬把我赶到了日本……”

于婉真道：“这你别怪他，叫你去日本是我的主意，我得得起你母亲，不能让你一事无成。”

朱明安不耐烦了，很有男子气地摆了摆手：“好了，好了，小姨，咱不说这些了，反正人已死了，再说也没意思！你只给

我说说家是咋分的吧？我知道郑督军可是有不少家产哩！”

于婉真道：“是请何总长做主分的，总算没吃亏，分了这座小楼，还有二十多万的珠宝、款子、股票什么的。”

朱明安认为于婉真还是吃了亏，便说：“郑督军的家产何止二百万？我看少说也得有个三五百万，八个太太分，你咋说也得分上个五六十万嘛！”

于婉真手一拍道：“老东西哪止八个太太呀？你去日本这四年里，明的又娶了两房，暗的少说还有三五个，还有那一大帮孩子，能分到这么多已是不易了。这其中何总长还算帮了大忙的……”

就说到这里，外面有人来了电话，找朱明安。于婉真问他是谁，电话里那人说叫孙亚先，是朱明安的同学，于婉真便将话筒递给了朱明安。

朱明安对着话筒高兴地大叫大嚷，先骂孙亚先没去接他不够朋友，后又说总算回来了，要大干一番事业了。朱明安要孙亚先转告一个叫许建生的人，明天到这里见面商议大计，说完，把电话挂上了。

于婉真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咋知道往这打电话？”

朱明安道：“这两个人你也认识的，孙亚先是《华光报》商讯记者，许建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党，辛亥年带着起义学兵队打过制造局……”

于婉真记起了：“你好像在信中提到过。”

朱明安点点头：“这两个人很了不起，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明天他们来时，你要尊重我！”

于婉真笑道：“怎么尊重你？像日本女人那样，跪着给你端茶倒水么？”

朱明安手一摆：“那倒不必，端茶倒水有刘妈，我只要你别

笑我，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别笑我。我要和他们谈生意。”

于婉真掩嘴笑道：“像你这种坏孩子也能做生意？别闹笑话了！”

朱明安搓着手：“看看，小姨，你还没把我当大人待吧？幸亏我现在就给你打了招呼。你要知道，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留学日本，学过金融经济学的大男人。”

于婉真益发想笑，却忍住了，说：“好，好，到时小姨给你捧场就是。只说你从小就是好孩子，没偷看过女人洗澡，也没往小姨床上爬过……”

朱明安的脸一下子红了半截，慌忙用手去堵于婉真的嘴，逗得于婉真格格直笑，再也正经不起来了……

晚饭后，回到自己房里，朱明安坐卧不宁，一忽儿想明天要和两个朋友商量的证券生意，一忽儿又想于婉真，搞到最后，竟闹不清自己这次回来，究竟是为了做证券生意还是为了于婉真？躺在松软的铜架床上，生意的事就淡了，倒是小姨于婉真的身影老在眼前晃，朱明安便觉得自己还是冲着小姨回来的。

小姨只大他六岁，涉世却比他深得多。当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小男孩时，小姨已是郑督军的八姨太了。郑督军为小姨置了这座公馆，却不常来，小姨一人寂寞，就把他从乡下接到这里来上中学堂。小姨把他当孩子，便不防他，让他过早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不该看到的东西。记得最清的还不是偷看小姨洗澡，而是玩弄小姨的内衣和那东西。那东西是在洗脸间的门后看到的，长长一条，一面是绸布，一面是薄薄的红胶皮，还系着布带子。他把它当裤衩穿，便一次次冲动起来。不知小姨知道不知道这事？也许小姨是知道的，只是不说罢了。这还不是偷看小姨洗澡，简直让小姨说不出口。

现在，不用看也知道，那东西小姨不会再公然挂在洗脸间门后了，小姨虽是笑他，却还是把他当大男人看了。他咀嚼着客厅里自己跪在小姨面前的一幕，想象着小姨当时的羞怯和惶惑，就发现一切已变了，他少年时的梦真的要实现了……

越想心里越热，便幻想着小姨会给他留门。径自趿着皮拖鞋起来了，悄然上楼走到小姨卧房门口，轻轻地去推门。可小姨根本没他这份心，门插得死死的，他这才极失望地回到了自己房里，仰面躺在床上，看着挂在墙上的小姨的大相片发呆。

墙上的小姨耸着赤裸的肩头在微笑，两只迷人的眼睛朦朦胧若梦，一只玲珑的小手托着下巴，长长的黑发瀑布也似地泻在肩上……

二

南面有两扇拱形大窗，透过大窗，躺在床上能看到月亮。是一轮满月，镜面般亮，于遥远的天际挂着，一动不动。如水光泻入房内，泻到床上，静默无声，却煞是撩人，让人动情。于婉真把双手垫在脑后，依在床头上痴痴地看着月儿，禁不住眼里便汪上了泪。

郑督军四个月前总算死掉了，朱明安也从日本回来了，现在，作为一个幸运女人该有的一切，她都有了。她既有了自由，又分得了郑督军撤下的钱财、公馆，一切都可重新开始了。她原就不是那种只能靠男人养着的百无聊赖的女人，就是做着郑督军八姨太时，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她背着郑老头子用私房钱买了不少股票，还在外面放债，竟从未亏过。如今她想做的事情还真多，既想把手头的钱拿出去做股票，又想干脆自己办交易所——这阵子租界内外各种交易所办得正热烈。

一见到朱明安，于婉真就想把自己的打算和他谈的，可话到嘴边终是没说，怕这往日今天都讨她欢心的小男孩真学坏了，也会向她伸手要钱。她真心愿意为这小男孩做一切，甚或拿出所有钱来成全他，却不愿让他伤她的心。朱明安问起分家情况时，她的心一下子吊得紧紧的，真怕朱明安不能免俗。好在朱明安不错，分家的事只简单地问了问，话里的意思也还是替她着想，她一颗心才放定了。

郑督军死后，打她主意的人真不少，家里的亲朋都看中了她的钱财家产，一个个写信来要这要那，都把她当肥肉来啃。最说不过去的便是土头土脑的老爹，这老人家竟想把郑公馆卖了，在乡下老家置地！老爹根本就忘了当初她是咋做的这八姨太！还有两个哥哥也不好，老是不怀好意地给她做媒，想把她再卖上一次。就连私下里来往了三年的督军府副官邢楚之也不是东西，总想拿她的钱去搞丝绸交易所。

没打她的主意的只有大姐。当初最不主张她做这八姨太的也是大姐。大姐让她在自己家里躲了两个星期，她后来正是从大姐家里被郑督军派来的兵拖进花车去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在做着八姨太的七年中和大姐保持着来往，还把大姐的二儿子朱明安接到城里来上学，给她作伴。因而，也才有了今天和朱明安的这不同一般的情分。

于婉真最早是想把朱明安当儿子养的——打从意国那个洋医生诊出她不能生养之后，她就在心里把朱明安当作了自己的儿子。可这小男孩却从一开始就不愿做她儿子，竟想做她的相好情人。这真让她害怕，既怕被当时还活着的郑督军知道，也怕自己大姐知道。因着这份怕，她才在郑督军省派留日的名额中，为朱明安讨了个金融经济专科留学生的资格，让朱明安去了日本。

现在，朱明安又回来了——再不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已是一副大男人的样子，让她又惊又喜。变成了大男人的朱明安对她仍是一往情深，便益发让她动心了。朱明安跪在她面前时她就想，这个男人倘或不是她的外甥多好，她和他相亲相爱，日后的一切将会多么美满！

然而，朱明安偏是她的外甥，她和他今生今世怕是没这个缘分了，尽管郑督军已经死了，她还是不能放纵自己，她得对得起自己的大姐。

只是如此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她既怕这坏孩子乱来，也怕自己迟早有一天会陷进去……

想得心烦，后来也就索性不想了，自己安慰自己道：朱明安这时回来总还是好的，他没有打她家产的主意，且又是学的经济专科，正可帮她办交易所，——有了朱明安这么个外甥，交易所便非办不可了，自己起办交易所发股票总比做人家的股票好，赚头也大得多。交易所办起来，既是她的，也是朱明安的，她得让朱明安成个像模像样的大男人。朱明安把一份心用在生意上，也就不会老盯着她打那多情的主意了。

渐渐竟无了睡意，精神像似比白天还要好，于婉真便鬼使神差下了床，去了楼下朱明安的睡房。想和朱明安把自己的主张好好谈谈，具体筹划一番。

朱明安房间的门没关，灯也没灭。于婉真以为朱明安还没睡，便用指节在门上轻轻敲了下，唤了声：“哎，明安！”房里没人应。于婉真迟迟疑疑走进门才发现，朱明安已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

朱明安熟睡的面容真英俊，当年那个小男孩的痕迹全销匿了，棱角分明的脸上少了轻浮顽皮，多了刚毅沉稳，且生了满脸络腮胡子。于婉真怦然心动，真想俯上前去，在朱明安脸鬓

上吻一下。

终于没敢。

轻手轻脚地拉灭了灯，正准备离去，却不料，朱明安竟醒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醒的，又是什么时候下的床。他从身后抱住了她，甜甜地叫着：“小姨，小姨……”

于婉真一惊：“快松手，你……你这个坏孩子！”

朱明安搂得更紧，把于婉真娇小的身子都搂离了地，嘴里还喘着粗气：“小姨……我……我知道你会来……”

于婉真真是怕了，一时间悔得不行：该死，她咋这时到朱明安房里来呢？这不是自找麻烦么？于是，便用水葱也似的指甲去掐朱明安的手背。

朱明安被掐得很痛，咧着嘴叫：“哎哟，小姨心真狠！”

于婉真绷着脸：“你不放手，我……我要喊刘妈了……”

朱明安这才小心地把于婉真松开，垂着脑袋，怪丧气地讷讷着：“小姨，我……我一直没睡，还……还到楼上去看过你……”

于婉真扯了扯被朱明安弄皱的软缎睡衣，惊魂未定地说：“明安，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你小姨，不是你表姐，你怎么还是这样？你说说，我们真要是……真要是做出那种事来，还像什么话？我还有何脸面去见你妈！”

朱明安神色黯然地道：“那我不管，我……我就是要和、和你好……”

于婉真摇摇头，说：“明安，世上的好女人多的是，并不只有一个小姨。你这个孽种咋就盯着小姨不放了呢？！”

朱明安搂着于婉真的腿跪下了：“小姨，世上没有啥女人能和你比！我……我今生今世心中只有你。在日本四年，我做梦也只梦着你！”

于婉真问：“当真？”

朱明安点点头，顺势把脸贴在于婉真的腿上。

于婉真觉得腿和身子都很软，有点站不住了，便向后退了退，坐到了铜架床上，抚摸着朱明安的脸庞说：“明安，别……别这样，小姨过去对你好，日后还会对你好。小姨……小姨要让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心肠硬了起来，于婉真一把把朱明安推开，走到沙发上坐下了，说起了办交易所的主张。朱明安先还痴痴地跪着，后来听到于婉真说起办交易所，印股票，这才从恍惚中醒转过来，盯着于婉真问：“小姨，你说什么？”

于婉真道：“办交易所呀？你还不知道呀？眼下都办疯了呢！咱这租界地上办不下，就办到了中国地界上。镇国军督军府的邢副官长也拖着我来筹办什么江南丝绸交易所，我怕上当，一直没应，这你回来了，咱们可以自己办上一个嘛！叫啥字号，交易啥，你都帮我想想。”

朱明安眼睛一亮，从地上爬了起来，扑到于婉真面前叫道：“嘿，小姨，咱真是想到一块去了！明天我和孙亚先、许建生他们要商量的就是办交易所！在日本时我就听说了，咱这儿的证券交易正红火，我就动了心，没等拿到学业文书就回来了。我这次回来，一半是冲着小姨你，一半正是冲着交易所哩！”

于婉真笑道：“原来只有一半是冲着小姨的呀？”这话刚说完，却又后悔了，怕朱明安又要缠上来，便紧接着问：“你办交易所，哪来的本钱？”

朱明安抓住于婉真的手摸捏着：“小姨，这你别愁，我在日本就听孙亚先说了，咱这儿证券公司法乱得很，大有空子可钻，竟然可以发本所股票！这一来，就有意思了——只要本所股票发得好，交易本钱也就有了。”